

专题文章

美国政治再结盟及其实现条件^①

张家栋^②

[内容提要] 2008年大选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既反映了美国社会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也有可能启动美国政治再结盟的过程。美国的人口构成、社会思潮、代际钟摆效应,是美国出现政治再结盟现象的主要条件;而伊拉克战争、福利体系和移民问题,则构成了诱发再次出现政治再结盟现象的冲突性议题。目前,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政治再结盟的迹象,虽然不太可能会出现经典意义上的政治再结盟,但是次一级原则和价值方面的变化已经不可避免。

[关键词] 美国, 政治再结盟, 临界点选举, 非洲裔美国人

①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反恐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部分成果。

②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国际关系学博士。

“政治再结盟”（political realignment）是政治生活一种正常的周期性摆动现象，在不同国家和社会中有不同的表现。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再结盟往往以阶级、种族、宗教等传统的认同体为基本单位。而在发达国家，政治再结盟往往源于思想、原则、议题或政策等方面的变化。从总体上看，政治再结盟的基础是社会力量的重组和转型，其实质是政党支持群体的转移，其表现是选举结果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极端分化的现象。从美国立国以来，其政治生活出现明显的周期性摆动现象，政治再结盟几乎成为美国政治史中的一种常态。但是无论美国政府如何变化，美国主流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思潮并没有发生质变。在美国建国 200 多年来的 44 届总统中，除了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以外，其他总统全部是清教徒，并且全部是白人、男性，还以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居多。而 2008 年美国大选，在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一位非洲裔人主白宫的可能，必将对美国社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考虑到一直以来美国总统在美国政治体系中所发挥的政治变革功能，这预示着美国将要出现又一次政治再结盟现象。

一、政治再结盟理论

政治生活周期性变化的动力，一般来自于现存政治系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的不适应甚至是缓慢腐朽。当一个政治系统僵化（fossilized）达到一定程度时，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就会大量堆集，构成不断增加的系统变化压力。最终，一个新的政治再结盟将会以一两次高度极化（polarizing）的“临界点选举”（critical election）或“再结盟选举”（realigning election）的形式明确下来，^①并最终影响政治生活很长时间。

在美国，由于其比较稳固的两党政治制度和特殊的国情，这种再结盟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再结盟理论（realignment theory）认为，早从 19 世纪 20

^① V. O. Key, "A Theory of Critical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No. 17, 1955, pp. 3 - 18; Allan J. Lichtman, "Critical elections theory and the realit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politics, 1916 - 4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o. 81, 1976, pp. 317 - 348.

年代开始,美国大选就表现出不太规则的周期性循环。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一循环的周期为30—36年,也就是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周期为50到60年左右,并用这个大周期来解释民主党从1800年到1860年、共和党从1860年到1930年、民主党从1930年到1980年或1994年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①尽管学者们对循环周期的长短有不同的观点,但都承认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周期性特征是比较明显的,^②政治再结盟在美国历史上是确实存在着的。

在政治再结盟的过程中,普通的党派性(partisanship)就会被一个更大的党派性所取代,以一种深刻的方式重塑公众舆论。在一个两党政治体制中,赢家通吃成为规则。结果,在再结盟过程完成以后,一个新的多数政党不仅获得了政治权力,也取得了美国政治核心事务的定义权。少数党为了生存,必须按照多数党的定义去行动。结果,在每一次临界点选举以后,一个持久多数的政党就会形成,并主导美国政治相当长时间。在上世纪30年代民主党的政治再结盟完成以后,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共和党变成了一个“我也是”(me too)政党,在美国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美国政治生活中多次出现再结盟现象,与总统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学者认为,美国宪法并不是一个教条体系,而是一个灵活的结构,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约束,这为美国政治的机制性变化提供了动力和指导。在这一制度安排中,总统不仅仅是促进改革的领导者,往往也是新问题的中心。^③其结果是,总统不仅仅是社会变化的产物,本身也是导致这些变化的一个关键根源。^④因此,当人们在定义临界点选举时,是以总统选举的结果来做主要依据的。

^① Walter Dean Burnham, "Periodization Schemes and 'Party Systems': The 'System of 1896' as a Case in Point,"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10, No. 3, Autumn 1986, pp. 263-314.

^② 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in the US Electorat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0, No. 3, 1998, pp. 634-652.

^③ Stephen Skowronek, "Presidency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Third Look",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ember 2002, p. 745.

^④ Sidney M. Milkis and Daniel Tichenor, "'Direct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the Progressive Party campaign of 1912",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No. 8, 1994, pp. 282-340.

二、美国政治再结盟的历程

一般来说,美国大选的结果反映了美国社会中的政治力量格局。但有时候大选的结果也会将这一格局固定下来,在长期内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性方向。所以,在考查美国历史上的政治再结盟过程时,临界点选举是最为重要的考查对象和时间节点。在美国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临界点选举,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并改写了美国历史。这些选举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本得到学术界认可的、出现在二战以前的临界点选举,另一类是存在很大争议、但是又具有一定再结盟特征的选举。

1. 美国历史上的五次临界点选举

第一次发生在1800年,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领导的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战胜了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领导的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将美国政治权力的中心从北方的新英格兰转移到南方的农业区。赢得总统选举以后,民主——共和党在国会的议席不断增加,分别在1800年、1802年和1804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分别增加19.7%、9.4%和9.7%的议席,三次选举共增加38.8%的席位。经过不同的党派斗争,联邦党虽然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在美国选举政治、特别是国会选举中很多年,但是到1912年时,由于反对美英战争,最终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并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次发生在1828年,民主党候选人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当选为美国总统。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共和党分裂为民主党和辉格党(Whig Party),从此开始了美国的两党政治体系。杰克逊开创的美国政治传统被称为“杰克逊革命”(Jacksonian Revolution),不仅主导了随后的美国政坛20年,还创造了延续至今的美国政党政治的主要形态。

第三次是1860年共和党候选人林肯(Abraham Lincoln)入主白宫。1852年辉格党崩溃以后,美国的政党关系一直处于混乱之中,还出现了美国党

(American party)^① 等第三党。这一局面在 1858 年重新稳定下来, 1860 年总统选举更标志着共和党的崛起。在竞选中, 共和党承诺将逐渐废除奴隶制, 从而成为美国内战的导火索。结果, 由于内战的需要和时代机遇, 林肯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很快实现了废除奴隶制这一政治目标。事实上, 在 1860 年以前, 共和党的崛起已经在国会选举中获得的席位中表现出来: 1854 年共和党占国会议席的 18.35%, 1856 年增加到 38%, 1858 年为 48.7%, 1860 年时则增加到 59%, 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

第四次是 1896 年共和党候选人麦金莱 (William McKinley) 当选为总统, 标志着美国工业化成果和城市政治权力的上升最终巩固下来。麦金莱组成了一个巩固的政治联盟, 主导美国政坛达 40 年之久。这次总统选举还创造了“1896 年制度”, 大规模的公司合并运动持续了至少 10 年, 并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持续地改变着美国。双方在竞选策略上也有很多创新。麦金莱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从企业界大规模筹集竞选资金, 形成了与对手 10:1 的资金优势。而其对手民主党威廉·布赖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 则发明了是关键州大规模竞选的技巧, 所宣扬的民粹主义 (populism) 和阶级斗争理念也成为民主党发展的新方向。

第五次发生在 1932 年, 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在美国经济大衰退的愁云惨雾中当选为总统。罗斯福新政 (New Deal) 不仅为美国建立了一套社会福利制度, 还改变了美国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② 罗斯福形成了一个包括大城市精英、劳工联盟、天主教徒、犹太人、西部人和南方人在内的持久联盟, 为民主党赢得了持久的执政地位。例如, 匹兹堡 (Pittsburgh) 自从内战以来就是共和党的据点, 但从 1932 年美国大选以后, 民主党人担任市长直到今天。除了赢得总统选举, 民主党在

^① 又名 Know Nothings, 主要吸引了反对外来移民的本土主义者、反奴隶制者和对辉格党和民主党都感到失望的人。1852 年选举也是 80 年来最后一次两党都从全国范围内争取支持者和选票。以后, 两党的支持群体和政党组织都出现区块化 (sectional) 现象, 直到 1932 年选举才有所改变。

^② Joshua Green, "The Rove Presidency",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007, pp. 52 - 72; Bernard Sternsher, "The New Deal Party System: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5, No. 1, Summer 1984, pp. 53 - 81.

众议院的席位，还从1928年的37.7%和1930年的49.6%，增加到1932年的71.9%，并在随后5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控制着国会。

上述五次选举都体现出明显的再结盟特征，不仅是一段时期内美国政治社会变动的产物，选举本身还启动、巩固了政治再结盟过程，对美国以后数十年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以，上述五次选举被很多学者认定为典型的临界点选举。

2. 二战后具有再结盟特征的选举

第一次是1964年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到1968年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Richard Nixon）两次选举。这一时期的选举被称为与罗斯福新政相对应的第二次新政选举，导致种族问题在美国政治中成为重要因素。1960年时，只有50%的非洲裔自称是民主党人；而到1964年时，这一比例达到82%，并持续至今。1968年选举，尼克松则带来了选举战略方面的革新。尼克松使用了“南部战略”（Southern strategy），向南部的白人选民承诺要增加州的权利，联邦政府不再强制性要求使用校车接送学生。其时，罗斯福新政联盟已经持续了30年，经过60年代中期的城市暴乱和越南战争，这一联盟中的许多成员已经逐渐离去，为共和党的再度崛起准备了条件。但是由于水门事件的爆发，这一再结盟过程被中断。民主党继续控制参议院直到1980年，并且在1984到1994年间继续控制参议院，对众议院的控制也持续到1994年。

第二次是1980年共和党候选人里根（Ronald Reagan）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在这次选举中，里根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民主党候选人卡特（Jimmy Carter）^①，共和党还是25年以来第一次控制参议院，并在随后的12届参议院中7次获多数议席。虽然很多人认为1980年选举还算不上一次临界点选举，因为美国在意识形态等方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美国选民、特别是南部保守派白人的政治态度却开始发生重大转折，更多的选民转换阵营支持共和

^① 卡特只赢得了6个州、大约10%的选举人票。

美国政治再结盟及其实现条件

党。^① 共和党本身的政治理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传统上，美国正统的清教徒认为政治是世俗的、腐败的，对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不积极。但是到上世纪 70 年代时，一些保守派共和党人认为，共和党不能再继续在军事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倾向于富人，因为在过去的 50 年中，共和党只赢得 12 次总统选举中的 4 次，只控制了 24 届国会中的 2 届，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少数党。而通过动员右翼宗教领袖的力量、在女性权利和堕胎等方面采取保守主义立场，共和党获得大量低收入正统基督教徒的政治支持，从而赢得了过去 7 次总统选举中的 5 次胜利。^② 从总体来看，在 1964 到 1994 年间，新政议题逐渐被公民权利议题所取代，选民的政党色彩逐渐淡漠，政治独立倾向有所加强。

第三次是 1994 年国会选举。这次选举使得共和党在 1954 年以后，第一次同时控制了国会两院。并且，对众议院的控制持续到 2006 年中期选举。这次选举以后，共和党在州议会选举中也逐渐获胜，到 2002 年时占据了多数席位。在 1994 到 2006 年间，共和党在州长职位也占据多数。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赢得了民主党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占据的一些南方亲共和党议席，这些议席即使在 2006 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大胜时也基本没有失去。此外，上世纪 90 年代，政党衰落和民众政治独立倾向开始逆转，党派力量在选举中逐渐增强。同时，宗教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向共和党提供了组织和资金支持，特别在州一级选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果，目前美国各州根据国家议题重新结盟，大部分成为共和党的红色州和民主党的蓝色州，中间州或关键州的数量在减少，美国政治生活的极化现象非常显著，选举中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减少。

上述三次选举发生在二战以后。从时间上看，与前五次相比规律性和循环特征不明显；从内容上看，没有对美国的政治地图和基本原则造成冲击或改造。但是，这些选举对一些次一级的基本原则，如种族主义问题、公民权

^① Alan I. Abramowitz and H. Gibbs Knotts,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 comparison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White voters in the pre-Reagan, Reagan, and post-Reagan eras", *Politics & Policy*, Vol. 34, No. 1, March 2006, pp. 94 - 108.

^② Stephen Zun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hristian Right in U. S. Middle East Policy",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I, No. 2, Summer 2005, pp. 73 - 74.

利议题和宗教权利议题代替新政议题和党派力量的重新崛起等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被有些学者定义为临界点选举或类临界点选举。

三、美国政治再结盟的实现条件和主要特征

无论是前五次得到公认的临界点选举，还是二战后的三次类似临界点选举，都体现出一些规律性特征。从中可以发现美国政治再结盟的一些条件，以及临界点选举的一些基本特征。

1. 美国政治再结盟的主要条件

美国出现政治再结盟现象需要一些前提条件，主要包括社会构成变化、社会思潮变迁、重要社会问题和代际钟摆效应四个方面。

社会构成变化。美国社会构成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构成及其政治影响的变迁等方面。在经济方面，美国经济力量曾经出现过从工业区向农村再向城市、从北方向南方再到北方、从东部向西部等方向的转移。在人口构成方面，主要体现为白人与其他族裔之间在数量和政治能力之间的对比关系。

社会思潮变迁。社会思潮变迁是导致政治再结盟的另一个条件。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废奴主义，19世纪末的民粹主义和阶级斗争观念，20世纪30年代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思考，都成为影响美国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

重要社会问题。一般来说，政治再结盟总是发生在美国面临严峻打击或重大选择，并且已经对社会心理造成重大损伤的时刻。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政治混乱、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等，都对美国社会心理造成了重大的创伤。

代际钟摆效应。美国民众在政治理念方面，与其宗教信仰一样，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继承性。但是，与宗教信仰相比，政治理念又具有更大程度上的可变性和灵活性。事实上，很多国家的政治生活都具有代际间的循环特征，这一点在美国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2. 临界点选举的主要特征

临界点选举本身往往也具有一些特征，主要包括第三政治力量的涌现、

政党间大量的选民流动、两党共同认可的绝对冲突性议题以及异常的选举结果等。

第三政治力量的涌现。临界点选举往往伴随着一股明显的第三政治力量，如 1852 年选举中出现的美国党等。这些第三政治力量并不一定以政党形态表现出来，往往是一些游离于传统政治生活之外的非政党团体。第三政治力量的出现，往往反映了民众对政治现状的不满，成为政治变化的一个征兆。

政党间的选民流动。临界点选举中往往存在着大量的选民流动，一些选民几乎永久性地从一个政党流向另外一个政党。在这种情况下，选民挑选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候选人，而是一个政党或其根本的政治理念。

绝对冲突性议题。临界点选举中，两党往往必须对某一重大政治议题清晰地表达观点，并且它们的立场还不可能相似，必须表现出冲突性和敌对性，从而迫使选民必须在两个端点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社会面临的是奴隶制是否要扩张的问题；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社会面临的则是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是否要扩大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都关系重大，或关于美国是否是一个国家，或关于宪法或政府框架，或关于治理国家的一些基本原则。

异常的选举结果。再结盟选举往往会直接表现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选举结果，要么体现为选票数量上的差距，要么体现为政治地图在地理、宗教或种族方面的重大变化。像 1932 年和 1980 年的总统选举，两党候选人所获得的选票数量之间出现巨大的差距，从而体现出民众的压倒性政治倾向。

四、美国出现政治再结盟的可能性

2000 年共和党赢得白宫以后，特别是 2001 年“9·11”事件爆发以后，共和党政府曾经想将自己的选举胜利转化为这种临界点选举，将竞选策略运用于实际政治生活之中，迫使民主党阵营分裂，以达到共和党长期执政的目标。在一段时间内，共和党成功地创造了议题，民主党不得不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追随共和党。但是八年过去，共和党不但难以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反而制造了伊拉克困局和美国社会的分裂，从而为一次真正的政治再结盟提

供了可能。一些分析人员，如《华盛顿邮报》的 E. 迪奥恩等，已经开始将 2006 年中期选举视为一次再结盟选举，因为民主党同时成为国会两院中的多数党。并且，民主党将有可能与共和党中的温和派别结盟。^① 尽管这一结论为时尚早，但事实上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政治再结盟的迹象。

1. 美国社会已经具备了一些政治再结盟的条件

从上述政治再结盟的四个条件来看，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

第一，美国的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美国立国之初，白人占总人口的 90%。但是到 2007 年时，这一比例下降到 66.7%，大约为两亿人；而拉丁裔人口增至 4550 万，占美国总人口的 15% 以上；非洲裔人口达到 4070 万，亚裔人口为 1520 万。^② 2004 年 3 月美国人口统计局发表预测报告，认为到 2050 年，美国白人在人口中份额将减少到 50.1%；西班牙裔人口将增加 133%，达 1.3 亿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非洲裔人口保持在总人口的 14% 左右。^③ 人口构成的变化虽然不能直接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但是会逐渐地、持久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资源分配，并影响到美国的国家认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亨廷顿教授曾经提出的“我们（美国人）是谁”这个问题，就可能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

第二，美国的社会思潮发生重大变迁。美国政治思潮的变迁体现在很多方面，既有新保守主义的退潮，也有女权主义再次兴起等因素；^④ 既有宗教文化的多元主义和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也有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不断增加的事实。自建国以来，基督教一直充当着美国市民社会道德规范的提供者与捍

^① E. J. Dionne Jr., "Democratic Tide on the Rise", June 13,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6/12/AR2008061203471.html>. 2008-9-2.

^② 美国人口普查局 2008 年 5 月 1 日数据。参见：“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少数族裔人口逾一亿”，<http://world.people.com.cn/GB/7188817.html>, 2008-5-15。

^③ “2050 年美国人口：白人降至一半，拉美裔激增占 1/4”，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4-03/23/content_317336.htm, 2008-5-16。

^④ 美国的女性权力运动历经起伏。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达到一个高潮以后，在 20 世纪中期又走向低潮。20 世纪 60 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的影响。参见：张友伦等著，《美国社会的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72 页。美国社会非常保守、传统。在老欧洲，英国和德国这些保守的国家，都出现了女性国家领导人。而美国直到克林顿总统时期，女性才第一次担任了国务卿。

美国政治再结盟及其实现条件

卫者。美国的政治最早是建立在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和清教徒的三重认同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文化上的多元化现象，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文化问题。^①另外，美国社会已经从建国初期“崇尚的是劳动、奋斗，并歌颂自己的成就，”^②逐渐转向了享受和娱乐，不再尊重传统道德、传统秩序和传统权威，从而体现为“一种失控的个人主义”。^③在这种情况下，恰如历史学家布卢姆所说：“消费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助长了以立即满足个人欲望为原则的新享乐主义……两者在个人的终极价值至高无上这一信念上却不谋而合。”^④目前，这些思潮已经汇聚为反权威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导致在200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时，候选人们竭力回避自己的精英背景，以适应民众的草根情结。

第三，美国面临着必须解决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目前主要有移民问题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问题等。移民政策问题涉及到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人口构成，事实上是影响美国国家性质的关键性议题。社会福利制度问题则涉及到美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即使是在西方国家阵营之内，美国一向以市场民主主义自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竞争状态和个体的自助精神。在这种理念之下，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在西方国家之中，不说是最低的，也是非常低的。但是，一旦美国顺应民众的要求，建立起西欧国家那样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就有可能损失社会活力，并在长期内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

① 托克维尔曾经指出，虽然宗教“从未直接干预过美国社会的国政，”但却是“美国社会最早的政治制度。”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J. P. Maier (ed.), George Lawrence (trans), Garden City, N. Y.: Anchor Books, 1969, p. 292; 美国总统华盛顿也曾说过，“理性和经历都促使我们认为，离开宗教原则，民族精神不可能兴旺。” George Washington, “Farewell Address”, 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infousa/living_doc/GB/washingtonfarewell.htm; 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莱曾作如下断言：“没有一个否定上帝存在的人能坐上这把交椅。” Paul F. Boller, Jr., “Religion and the US Presidency”,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1979, p. 19. 转引自徐以骅，“试析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宗教因素”，载《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三辑，徐以骅主编，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475页。

②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44页。

③ 罗伯特·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页。

④ 威廉·伊塞尔：《美国社会变迁：1945—1983》，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页。

第四,美国有出现代际钟摆效应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政治再结盟现象是非常模糊的,很难判断上一次政治再结盟的起止时间。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美国社会虽然没有发生重大的、持久性的政治力量重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代际钟摆现象。在60年代成长起来的越战一代成为社会中坚,与目前的年轻一代之间出现了倒挂现象。与传统的年轻人所具有的反政府、倾向左翼的现象相比,这一代的美国年轻人更加具有右翼和民族主义的色彩。

2. 美国已经有了一些政治再结盟的特征

临界点选举本身往往也具有一些特征,主要包括第三政治力量的活动、政党间大量的选民流动、两党共同认可的绝对冲突的议题以及异常的选举结果等。

第一,年轻人、少数族裔和其他政治边缘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在上升。在这次美国大选期间,与以前大多数时候一样,不会出现政党形式的第三方政治势力。但是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充分调动了年轻人(特别是在校大学生)和少数族裔的政治积极性,从而事实上塑造了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美国大选投票日是不放假的,再加上其精英政治的特征,使得美国年轻人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热情一般并不高。而美国少数族裔,要么参与热情不高,要么仅仅以追随者的形式出现,很少是政治生活中的自变量。从2008年8月25—28日举行民主党全国大会的与会代表构成来看,拉丁裔占12%,同性恋者占6%,身体有残疾者占5%。^①民主党虽然一向以草根政党自居,但这一次确实是更加彻底。所以,这次以年轻人、女性和少数族裔为主要支持群体的“奥巴马旋风”,将可能给美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第二,出现了选民大规模党际流动的迹象。在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美国的政治地图已经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首先,共和党在众议院的损失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及其周边。这些地区的选民多年来倾向于民主党(Democratic-leaning)的主张,但出于政治习惯继续支持着共和党。这种议席一旦失去,共和党就很难夺回。其次,民主党在参议院赢得的几个席位,如俄亥

^① 见2008年8月28日(美国东部时间)CNN电视节目。

俄州 (Ohio)、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和罗得岛州 (Rhode Island) 等, 过去长期是共和党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和罗得岛, 共和党的影响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再次, 民主党在州长和州立法机构选举中的收获, 也主要集中在亲民主党州。例如, 80 年来, 民主党第一次在新罕布什尔 (New Hampshire) 州同时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这意味着民主党在州一级的优势可能会继续扩大。最后, 中西部一些州出现了从共和党向民主党的转换, 如堪萨斯州 (Kansas) 和内布拉斯加州 (Nebraska)。但另外一些州也出现了从民主党向共和党的转换, 如明尼苏达州 (Minnesota) 和威斯康星州 (Wisconsin)。这些现象表明, 美国选民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党际流动, 美国政治地图面临着一次新的洗牌。

第三, 出现了两党认可的绝对冲突性议题。如果说“9·11”事件动摇了美国人的安全信心, 那么伊拉克战争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国人对美国决策机制的信心。伊拉克战争不仅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还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截至 2008 年 7 月, 美军已在伊拉克死亡 4127 人, 受伤人数高达 30324 人。^① 据美国官方数据, 2003 年以来, 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费用已经达到 5338 亿美元。^② 但是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则认为, 这一数据忽略了美国社会的一系列隐性支出, 真实的数据应该为 3 万亿美元左右。^③ 仅仅在 2009 财政年度, 美国的军事支出就高达 14490 亿美元, 占社会依托基金 (Trust Fund)^④ 以外的联邦预算总额的 54%。^⑤ 军事开支和伊拉克局势的混乱, 使得美国的信誉和经济实力同时受损, 直接表现为

① “Iraq Coalition Casualty Count”, <http://icasualties.org/oif/>.

② “Cost of Iraq War and Nation Building”, <http://zfacts.com/p/447.html>, 2008-5-16.

③ “Iraq war caused slowdown in the US”, <http://www.theaustralian.news.com.au/story/0,25197,23286149-2703,00.html>, 2008-5-16.

④ 包括社会保险基金 (social security) 等。

⑤ 其中国防部 6530 亿美元, 其他部门的军事支出 1500 亿美元, 反恐支出 380 美元, 反恐额外支出 1620 美元, “后军事” (past military) 支出 4460 亿美元 (包括退伍军人费用和由军事支出造成的国债利益支出)。参见: “Where your income tax money really goes”, <http://www.warresisters.org/pages/piechart.htm>, 2008-5-16。

美元的贬值和国际石油交易中以非美元货币结算的趋势。^① 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陷于在利益和信誉之间难以选择的困境之中，成为两党必须直面的议题。

第四，异常的选举结果已经成为可能。无论 2008 年大选的最终结果如何，这次大选都是史无前例的。非洲裔如此接近美国总统宝座，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已经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事件。因此，2008 年大选，即使不能表现为两党在选票上的巨大差距，仅仅是总统候选人在种族、性别和年龄方面与常规的巨大差异，就构成了一种异常的选举结果。这体现出美国人对政治和社会变化的某种渴望，有可能会启动一个政治再结盟过程。

五、结 语

从上述的分析中，还得出美国会发生临界点选举、出现政治再结盟现象的结论，只能说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些再结盟的迹象或征兆。按照美国历史上前五次得到认可的临界点选举和政治再结盟现象的标准，美国几乎不可能再出现再结盟现象。因为美国的政党体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性质等都已经确定，不可能再发生本质性变化。但是，在一些次一级的原则和价值方面，在一些具体的政策领域，美国可能会发生一些有意义的变化。例如，美国的福利政策、移民政策和伊拉克政策，都不仅仅涉及到美国的操作层面，还深刻地触及到美国的对外战略和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经历发展、兴盛和衰落的过程。在过去，美国保持社会活力的手段主要有三个：一是古典自由主义，将个人置于一个无休止的竞争过程之中，迫使人们不断更新自己；二是大量的外来移民，带来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和竞争意识；三是市场民主制度，在通过民主精神维持国家认同的同时，又通过市场经济原则和相关制度设计将政治权力集中于精英阶层手中，从而保障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又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保持流动性。但是现在，美国社会在这三个方面，都同时面临着挑

^① 田文林、郭襄平：“伊拉克：美国的另一个越南”，《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3 期，第 44—45 页。

战。古典自由主义面临着福利社会要求的冲击，有可能使美国沦为依靠霸权盘剥世界以满足本国消费欲望的食利国家；美国社会吸纳外来移民的能力在下降，外来移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也在下降，外来移民所带来的挑战与竞争意识，不仅不足以推动庞大的美国社会，反而有可能使美国社会分裂；市场民主制度所依赖的一个支柱消费主义，面临着环境和能源瓶颈的制约，有可能难以持续。

另外，美国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和政策困境，其实是一系列世界性重大问题的表现。目前，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都受到地球承载能力这个物理学、化学问题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社会发生转型，虽然不太可能出现像历史上的临界点选举那样容易辨析，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由此而导致的美国政治再结盟，政治地图在横向甚至是纵向上的重新组合，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interest group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 S. political life. Sinc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U. S. foreign aid policies involve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analyzing interest groups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research. Although interest groups can exert its influence by various means, the influence is limited and unbalanced.

The U. S. Political Realignment and the Preconditions

..... *Zhang Jiadong* (94)

The U. S. general election of 2008 is an unprecedented issue in the U. S. history. It reflects what has been changed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also is possible to start a political realigning process. Both the changes in demography, social ethos, the Pendulum Effect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are providing preconditions for a political realignment. Iraq war, social welfare reform issue, and migrant issue are the definitive conflictive agendas to ignite a political realignment. Currently, there is some evidence of political realignment in the U. S. Even if it is not very possible for the U. S. to emerge a classical political realignment, some changes of sub principles and values would be unavoidable.

Political Marketing: American Party Politics in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Zhao Kejin & Zeng Qingfeng* (109)

Modern party was one of the inevitable outcomes of modernization and big industrialization tim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party politic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transformed from congressional politics to public politics, which changed the modern party system from class party to public party. However, the great revolutions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V, Internet and airspace in particular, have deeply influenced modern industrial the society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Moreov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come into the so-called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The rising of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changed the social structures and ideologies and promoted the social pluralism and diversification which have a great impact on modern party politics.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western parties become active in emancipating their minds and accommodating the social changes. As a result, political marketing has been increasingly proved to be the new patterns of party politics in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rising of political marketing will definitely promote the party politics to new orientations of marketing and professionalism.

The Growth of Presidential Signing Statements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the Presidential—Congressional Check and Balance System

..... *Zhang Zhixin* (126)

Presidential signing statements are formal accounts attached to the acts passed by the Congress, which often has a strong impact on the execution of the acts. Under the pressure of growing Presidential duties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Presidents since Ronald Reagan, especially G. W. Bush, have all fervently exploited this tool

CONTRIBUTORS

Pan Zhenqiang, Major General (Retired), is currently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Council of China Reform Forum (CRF), Deputy Chairman of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Director of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China.

Lu Yousheng, Senior Colonel, Deputy Director of the Teaching Division on the U. S. Military Strategy, Department for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Zhen Bingxi,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

Wang Jianwei, Professor with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Stevens Point, U. S. .

Xia Liping, Deputy Dean and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Tongji University.

Pan Rui,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Zhang Jiado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Zhao Keji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Zeng Qingfeng,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Zhang Zhixin,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Qian Xuming,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